

豫章叢書

第一二冊

應齋雜著目錄

卷一

奏議八首

劄子十首

卷二

啟二十首

卷三

書五首

序二首

記一首

卷四

疏八首

贊三首

跋七首

墓誌三首

祭文三首

雜著三首

卷五

五言古詩四首

七言古詩十首

五言排律一首

五言律詩二十七首

七言律詩三十二首

七言絕句六首

卷六

詞四十八首

應齋雜著卷一

宋 趙善括撰

奏議

建明奏議

臣聞古之人臣建功立業者皆有一定之謀其始爲之甚難故其終成之常易如漢之韓信蜀之諸葛亮皆以功業許其君而親以身成之言出于日終其身而不變者其謀一定也近世則不然輕言而遽改忽行而驟廢始慮不審終之汗漫而無所就不可不察也仰惟陛下焦勞憂勤十六年于茲然而大功大業

尙關聖慮以臣策之意者今之人臣所以事君者未
至于古耶請畧舉數端言之如兩淮安撫舊爲兩司
往者以議臣之策爲一司矣繼又分而爲二荆鄂都
統舊爲兩軍往者以議臣之策爲一軍矣繼又分而
爲二如發運司則驟興而驟廢如宣撫司則再置而
再罷如市舶司則旣併之復置之如鑄錢司則旣分
之復合之如福建聽民鬻鹽久矣忽奪而歸之于官
繼而委之于民于廣南就邕州市焉久矣忽改而置
之于南丹繼又歸之于邕凡此皆所謂輕言而遽改
忽行而驟廢者也陛下以虛受人聞善則從知漢高

皇之刻印銷印以明聖人之無我可謂至矣然議臣之策紛綸易變臣竊謂古之人臣以功業許其君者殆不知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自今人臣有所建明其事大體重者並令兩省雜議某以爲可某以爲否中書籍記而上之陛下徐觀其事之成敗取其議之可否以定其言之是非而大明黜陟之法用是以察天下之真材助成聖治實建功立業之本也取進止

嚴賞罰奏議

臣聞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沮賞罰公于

上事功立于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卽位以來勦奸
核之政行必信之法十有六年海內乂安百度時叙
聖德休盛非臣愚所能勝識然求之事功終未見卓
然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其故何哉豈非勸沮之道或
有未盡耶臣愚不揆昧死妄論其故陛下試少垂聽
焉自昔士大夫出而爲世用上之人有以激厲其委
靡之氣而崇獎其功名之心者捨賞罰莫行焉然賞
罰之行必有次第傳曰罰不阿近舉不遺遠此明君
馭世之至權也是故賞先行于下則在上者咸知勸
罰先用于近則居遠者無不服比年以來臣所聞見

竊有疑焉何者一命而仕州縣以知劾官惟其位卑其勢遠故建議立言也大吏輒以爲強聒拾掇細微文致以罪者有之矣興利除害也豪民以不利于已增辭飾非訟陷以罪者有之矣大吏按于上豪民訟于下迫召因錮靡所不至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往往先從廢罷繼坐贓私終身不得齒于仕版其間有材行素優績効昭著上乏提撕旁無介紹雖有尺寸之賞而文吏吹毛求疵陸沈下僚齎志以沒者不可勝數也若夫官崇勢近身貴名顯外持麈節內別班榮雖縱欲以害民怙勢而貪利罪惡昭著無從上達偶

然風聞名挂白簡亦不過銬一秩罷一任而已曾不
踰年旋得美官其間又有巧爲諛說公肆誕謾聽其
言如布錦繡責其効如繫風捕影動以虛文霑被
醜賞陛下寅用刑賞章別公罪豈易謬戾如此臣敢
妄論其萬一者馮衍有言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
官尊位重則營助者衆法治之誠難官小力輕人得
而擠之矣由是觀之賞或醜于貴近罰或偏于賤遠
勸沮疑有未盡非職此之故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宣諭執政大臣繼自今官有崇卑賞無厚薄勢
有遠近刑無輕重加惠孤寒微賤之質叨庇富貴權

象之罪如是行之而士氣不振事功不著未之有也
狂斐之言冒黷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察

宗室補試釐務奏議

臣仰惟陛下卽位以來親睦宗族備盡教養作成之
道遂有冠名多士學中詞科持節把麾政成舉者不
一而足雖祖宗之時亦所未有可謂盛矣然宗室有
官從學者蓋鮮武臣苟祿命職者無聞可不參稽舊
法而爲之制乎書傳所載國子謂王之子與夫公卿
大夫之子也今國子監止試公卿之子而宗子獨不
得預焉宗室武臣近世咸知自愛遵守禮法出官之

後例得添差不得干預職事雖有材術無路可顯臣
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仕于朝爲釐務官者
其子弟并曾得解人並許赴國子監試如有升補依
宗學舍法施行宗室武臣添差州縣差遣不釐務之
人許令知州監司精加選擇如委有材力可備任使
保明備申朝廷許令釐務如功過依庶官罪賞施行
庶幾文武全材卓然表著各殫智力共赴事功非特
宗子之幸抑所以上合祖宗立法之本意

差役奏議

臣竊見比年士大夫多好輕議舊法隨卽變更往往

不能無弊試以差役一事言之限田之法出于祖宗之舊其制久矣比年有減半之法蓋所以抑強扶弱也又復爲品官身後再減半之法其弊致使士大夫之後不得義居其利害曲折有不可不詳辨而孰究者謂如一品官限田原格一百頃今減半爲五十頃子孫又減半爲二十五頃其有子孫多者通不得過二十五頃之數其法非不善也殊不思一品官之後豈無蔭補三五人京官朝官仕宦者乎以七品官一員計之合得二十頃以五員計之則百頃矣又如三品官限田元格八十頃今減半爲四十頃子孫又減

半爲二十頃其有子孫多者通不過二十頃之數其
法非不善也殊不思三品之後豈無蔭補三四選人
京官仕宦者乎以入品一員計之合得十頃以五員
計之則五十頃矣彼爲子孫者義居而通以父祖之
官立戶則共占限田之數少析居而各以自己之官
立戶則共占限田之數多占數少者不免差役占數
多者皆得免差是使士大夫之後皆不得義居也此
豈所以厚風俗乎蓋嘗以此法考之史傳之間惟秦
商鞅立法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儒者之所
恥言也以堂堂之治世而家使士大夫之後析居者

免役義居者差役不幾于陰用軼之法乎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應自今官戶用父祖官品立戶者其
限田皆仍數舊至用曾高立戶者依減半法庶幾不
至析居以規避差役此亦朝廷厚風俗之本意也

免臨安丁役奏議

臣竊見臨安府車駕駐驛五十餘年列壁連營建功
賜第卜築之地本皆民產一從分占久免推排其間
物力合料色役與夫夏秋二稅無可催理者有司失
于申請未曾蠲免錢塘仁和兩縣歲有定額無餘銷
豁遂將和買役錢逐科增添抑配鄉村貧下人戶謂

如紹興二十一年已前物力及三十四貫四百文方
敷和買絹一疋物力及三十貫已上每一貫方敷役
錢一十九文今來物力上及一十九貫五百文卽敷
和買絹一疋物力止十貫已上每一貫卽敷役錢二
十五文其數相去不翅倍蓰夏稅秋苗名數雖存人
戶無有鄉司保長逐歲賠償若不巧取于民何所從
出況臨安之民諸依日月之光近濡雨露之澤其被
恩優渥宜若非他郡比也而產去稅存科配不均之
患豈應有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臨安州
將見今應有營寨官府宮寺所占地段并撥賜田產

合納夏秋二稅并和買物錢覈實保明委無溢數欲
斷自宸衷盡行除豁所有兩縣後來增添抑配鄉村
之數並合蠲減庶使畿甸千里咸戴上恩各安其業
不勝幸甚

乞免臨安府丁錢

兩浙稅丁之重至有生子不舉長不裹頭者丁謂爲
相蘇秀獲免胡則在朝衢婺遂蠲天子駐蹕臨安五
方之人萃聚繁衍法當嘉惠而優卹之已降聖旨自
淳熙四年爲始擢免三年去冬限滿聖意勤隱不忍
舉催再下展命之令德至渥也而九縣之民猶若閔